

OTU作戰訓練。當時飛行P-39型機，機首內有口徑二十公厘的砲乙門，機翼各兩挺機槍，發動機在座艙後面，機首下為前輪，為前三點落地，與噴射機相同；由於機重，速度快於P-40型機，但不適於特技飛行，其意思就是不適合於空戰飛行，主要用於對付地面坦克及海中的潛艇。我們曾多次飛至海上，對海面上的標靶實施射擊訓練，由於此機控制困難，本期學員於見習期內有四人殉職，美方學員亦有多人傷亡。

受訓期間，我們訓練基地附近有一女子大學，每個禮拜天都辦舞會並且邀請我們參加，我們美國軍官有五十名，中國軍官有四十七名，一共才九十七名飛行軍官，全都穿上挺拔的軍服，掛上飛行章及官階，個個帥氣十足。

第一次到舞會會場嚇了一跳，已有幾百名的女學生在等我們。當時，每個男士都是寶，我們都成了「舞男」，女大學生全來爭請我們跳舞。有一個美國女學生看上了我，個子比我還高上幾吋，惟長相較不出眾，每個週末也都在基地門口等我，嚇得我好幾個星期都不敢出門。一個美國中士知道了此事，他說會幫我處理，並在門口對那女孩說：「陳少尉對美國女孩的皮膚接觸會敏感而起疹子。」那女孩傷心的離開，雖然這個中士的拒絕方式傷了對方的心，並非我想要，但著實也使我鬆了一口氣。

承繼「飛虎」隊徽精神的第七十五中隊

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羅斯福最後決定美國在華的主要方案是：成立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逐漸增加其空軍實力，使之達到五百架飛機，十一日美空軍駐華特遣隊正式改編為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為第一任少將司令。

我與同學共十二人，也被調派編入駐昆明的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二十三戰鬥大隊服役。我



達里佛羅美國
P-39戰機部隊
證書畢業的訓練

所知道這十二個人，都是留美返國的第一批及第二批同學各六人。

美軍駐中國特遣隊在中國戰場作戰半年之後，於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改稱為第十四航空隊，並邀請我國派遣飛行人員參加該航空隊，以取得使用美國戰機的作戰經驗。於是我國航空委員會遂派遣驅逐及轟炸飛行員共計二十四人，其中轟炸組的中國隊員十二人皆為八至十期轟炸科的學長。驅逐組的中國隊員以官校十二期第一、二兩批留美畢業後，返國作戰的人員為主，十二位同學全分到第十四航空隊的二十三戰鬥大隊，二十三隊原有三個中隊，分別為第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中隊，各派中國飛行員四人（後來十六中隊也配屬進來）。我們四名飛行員於三月八日，被分派到二十三戰鬥大隊七十五中隊，之中有多位隊員是來自以前的美國A.V.G志願隊，作戰經驗非常豐富，擊落很多日機的記錄。部隊成立初期，第十四航空隊向美國政府申請為紀念「飛虎隊」的功績，並保持「飛虎」隊徽，而獲得美政府的批准，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二十三大隊七十五中隊，繼承「飛虎」隊徽及飛虎名稱。一九四

四年初，陳納德將軍也將第十四航空隊命名為「飛虎隊」，飛虎圖騰正式成為第十四航空隊的徽章。

當筆者告訴我有關美國第三〇八大隊B-24重轟炸大隊也有中國飛行員時，我告訴他並不知道有此事。因為，他們從印度試飛P-51並飛行返國後，即編入第三大隊及第四大隊參加作戰任務，三個月後又調至第十四航空隊，馬上就加入戰鬥，又與該轟炸機大隊駐防不同的基地，所以一直不知道該重轟炸大隊也有中國飛行員，直到筆者告訴我日前也曾訪問官校八期轟炸科的烏鉞將軍，他曾在美第十四航空隊三〇八重轟炸大隊的四二五中隊服務，才証實重轟炸大隊也有中國飛行員。

我們派到第十四航空隊後，美國部隊使用是最新型的P-40N型戰機，中國部隊尚未配屬P-40，以後的一批老舊P-40A、B、E型，都留給了中國部隊使用。日本的零式機也改良機型，機身比較長，叫什麼型機我記不得了（可能是零式五二型，其採納以往作戰經驗，強化機身結構、加裝防彈裝甲以及自封油箱並換裝新型二〇公厘機砲，在火力及後勤上皆有稍作改善），但用P-40N來同他作戰還是可以一戰的。

此為作戰單位並非訓練單位，我們都沒有飛過P-40，也不曾有人教你如何飛。我的美國中隊長問我是否飛過P-51，我說並沒有飛過，請他告訴我有關飛機的性能，中隊長大致講解了一下，當初也年輕自認藝高人膽大，主要也是美國訓練好，基本功十足，瞭解飛機的各種性能，看著儀表注意飛機的速度就飛上去了。最難飛的飛機就是P-39型機，這種飛機飛得好，任何飛機都很簡單了。

美國的作戰部隊個人的裝備都非常的好，

有自衛手槍、腰刀、錢包等，我們都沒有而需自行購買。我們以准尉飛行員派到美軍單位服務，拿兩份的薪水，一份是國家給的薪水少得很，我請在第三大隊二十八中隊的同学好友莫仲榮來幫我代領（莫仲榮在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從梁山赴安康途中機故障迫降龍王廟失事殉職）。另一份美軍薪水也是由中國政府支付，每個月七十五元美金，我在美國的乾媽對我很好，每個月都從美國寄一些禮物給我，我也有錢透過PX（美軍軍郵站）買花送我乾媽，一把花十元美金很貴的，美國的PX也只收美金，我也用這些錢來購買一些個人的裝備、香煙、可樂等東西。我也是省著用，不到半年就存了幾百美金。

第七十五中隊自成軍開始就表現出高昂的鬥志，並於多次的空戰中使日機損失慘重，日本空軍曾經兩次派偵察機至湖南零陵上空投下用英文書寫的「挑戰書」，指定在某時某地進行空中決戰，日本空軍的目的乃是想以兩倍以上的戰機數量企圖殲滅美國在中國的新興空中武力。

中隊長知道了正確的來襲時間及地點，就嚴加計畫如何讓這些「蠢貨」，來得了回不去，我們派到隊上的中國飛行員，因無作戰經驗所以未派同一起作戰。當日，就在日機前來半途，搶先佔好制高點，並利用太陽光做掩護對日機俯衝攻擊，那次可謂空中大屠殺，把日本航空隊打慘了。

我自編入二十三大隊的七十五中隊之後，才知此隊之歷史，所以深感榮幸能與他們並肩作戰。我們報到時，本中隊已有擊落四十餘架日機的記錄（包括中隊長Goss少校擊落五架，HENDERSON上尉擊落十三架）。我們第二十三大隊的三個中隊，駐防昆明、桂林與零



陳炳靖少尉和美國
七十五中隊 Goss
少校中隊長合影。

陵三處，於
每三個月內
，輪流更換
基地。

一九四
三年四月九
日，七十五

中隊的中國隊員蔣景福在湖南零陵上空空戰殉國，次日中隊長Goss少校，派我前往視察他的墜機地點，並囑隨行的我方基地人員辦理他的後事。七月八日，七十六中隊的符保盧在昆明巫家壩機場上空飛行失事殉職。八月二十日，七十四中隊的毛友桂，該中隊當時駐防於桂林，在桂林上空空戰殉國（本人的七十五中隊原駐防桂林，已於七月底移駐昆明）。九月七日，七十五中隊的王德敏在昆明空戰中陣亡。

自我遇難後，原七十五中隊同學黃繼志，也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調返空軍第三大隊之後，航行掩護美機炸廣州天河機場發生空戰而中彈墜落殉國，分派到隊上的四個同學在戰後活下來也只剩下我一個。

在當年，美國及盟友都不稱日本人為Japanese而都稱做「JAP」來戲稱日本人，陳納德將軍也常到部隊上視察及訓話，對鼓舞士氣有很大的幫助。

由於最近航空隊的B-24轟炸機在無戰機掩護下轟炸越南海防港時，被敵機擊落五架，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下令以後轟炸機出擊，一定要有戰鬥機的護航。九月中某日，大隊部一位上尉向我們宣布：「將來飛到越南作戰，不可攻擊法軍戰機，以搖翼作為友好暗號之後離開。雖然法軍表面與日本合作，實為盟軍之友（註三）。」

「記住，要遵守我軍的軍事指示」，隨後，他走到我的前面，告訴我：「你現於美軍中服役，要遵守我方的軍事指示，不可做傻事（Do not do stupid thing）」，我隨即向旁邊的美方戰友詢問：「該上尉告訴我必須遵守我方的軍事指示，不可做傻事，我不懂他的含意。」美戰友回覆我：「因為我們曾經聽到中國飛行員被俘而自殺的故事，可能為此，特別提醒你，不要做傻事。」

一九四三年夏天的某日，機場發出敵機空襲警報，我們即各自登上戰機，準備列隊起飛。當我的戰機滑行離開停機坪時，我們的美軍機械長突然舉手請我打開座艙蓋，又突然舉起照相機為我拍了照（我以為他為每人都拍照）



渾然不知被拍遺照，前方為449中隊
（P-38中隊）。

。當天升空後，並未與日機遭遇而返航；數天後，該機械長遞交一張我的相片給我，並解釋：「你應該知道，我為你拍照的那天是十三號星期五，戰機編號又是013，我們的確為你擔心，你或許不會回來了……上帝保佑你」，此時我才發覺他為我拍的是一張我的遺照，準備作為他自己的紀念。

雖然美國人認為十三號的星期五是「黑色星期五」，而且「十三」又是不吉利的日子數目，是一種民間的迷信，但是他為我拍照乃出於關懷與擔憂，我仍然向他表達我的感謝及珍惜他的友愛（註四）。

空襲越南海防遇難記

本中隊第一次接到至中國境外掩護轟炸機的作戰任務，並為B-40特別裝置副油箱以增加航程。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某一晴朗的早晨，本中隊十七架B-40（中國空軍僅我一人參與），與兩架P-38首次出國掩護二十一架B-24轟炸機，自昆明起飛往越南，成功轟炸海防港的敵人船隊及倉庫（旨在阻止敵人進攻雲南的企圖）之後，返航經河內市東北上空時，遭敵機零式機三十餘架的攔截，敵機以疏散隊形自我後方上下接近，發生空戰，在一陣的爭取高度後，我終於有機會攻擊左下方一架敵機，打得它冒出濃濃的黑煙但仍在飛行，為確定它是否墮落我身上，向前注視而追蹤（其實此敵機已不行了，早該回頭，但當時多待了會），雖也曾回頭查看左後方並無敵機，放心不少，卻沒注意右後上方，突然座艙中彈，我立即推桿俯衝脫離戰場，再回頭看才發現後右上方兩敵機還在追我，我即加油向北飛行，並檢查飛機情況，敵機爆炸性的子彈射中了我的右座艙罩上爆炸，其碎片擊中座椅背後的保護鋼板，反彈射入我右肩背部，再進入右臂前部，

當時完全不知受傷，仍繼續飛行，但飛機出問題了，飛行至中越邊境，尾部出現了白煙，逐漸漸漸擴大，我知道是引擎的散熱系統中彈了，冷凝表正在快速的下降，立即減速，以免發動機爆炸。情況緊急使我必須跳傘快速離開飛機，我對於跳傘並不會感到恐懼，當接近雲層時，立即越出座艙（害怕在雲層中視線不明而撞山），但右臂無力，旋即掉回座艙中，再以左臂越艙跳出，但右手無力拉開傘扣，遂以左手來拉開傘扣，傘打開後已穿入雲層，此時始知右肩受傷，亦聽到墜機的巨響。

註：爾後判斷，我的座艙右上方中彈爆炸，其中兩彈片先經我的頭部後方，射中背後的鋼板，再反彈向右上，而進入我的右後肩部；倘我當時上身不向前而保持正常的坐姿，擊中我背部的鋼板該彈片必然擊中我的頭部，所謂分寸之差，使我只受肩傷，而非喪命長空。

此時注意自己的處境，俯視下方全是叢山峻嶺和顏色深淺不同的綠色森林，經過一陣的碰撞，枝葉的折斷及傘帶拉扯的聲中，靜止了下來，睜眼一看，降落傘覆蓋在一老樹的頂部，身吊空中，雙腳正好可踏在一離地二十餘呎的橫枝上，為了保存傘背袋的救生用品，以左手拔刀割斷傘繩，身軀直墜，雙腳一軟夾不住橫枝，反而側身倒墜落地，當場暈了過去，也不知暈迷了多久，醒後，發現墜落處遍地枯葉，層積足有一尺厚，具彈性，否則，非重傷即喪生（註：企圖沿橫枝爬至樹身落地乃錯誤的判斷，應垂直身軀下墜，才可減少受傷）。救生刀也遺失不知丟到何處了，檢查傘袋內救生用品，只有消毒液一小瓶，巧克力一小塊，救生釣魚的漁具一組，防蚊網，但最重要的醫療藥物並沒有在內；右臂膀穩穩作痛，遂以消毒液撒向傷口，休息片刻，觀察了一下地

形，遂選擇沿一小溪岸邊下行，從沒有接受過有關叢林救生的課程，一路上小心注意蟲蛇，並沒注意走動時野草生長顏色的不同，當踏上一葉狀草堆（實為洞內草籐的頂部），身體突然踩空了往下墜，跌落一佈滿了草籐的沿岸黑洞內，在草籐中翻滾落在洞底上，再沿傾斜的洞底滾出，直至溪底的中央，驚魂喘定，遂即爬起站立在滿佈小圓石的乾涸溪底之上，巡視周圍的地形。

黑洞的溪邊為高約二十餘英尺的垂直峭壁，另一邊為斜坡，再上方為山峰，反身細察黑洞，發現沿溪黑洞的低部有裂口，高約三至四呎，倘無裂口，無疑困死洞內，倘洞內無籐樹盤纏墜落時必然受傷，此時全身感到戰慄；但終於見到光芒的荒山而自慰（深山中高樹遮天，看不到陽光。）幸無受傷，真是危險重重，惟有沿溪底下行，不久走到已有溪水處，想是枯水期間，看到了突出的溪石上有兩具中型野獸的骨頭，看了心頭發毛，眼見天色已暗，當夜就坐在水洞中過夜，此時才發現放在腰帶槍套內的手槍也不見了，防身的刀槍都遺失了，真使人發愁，一夜無法好好安眠。

第二天，在樹叢中前進，沿溪岸下方行，發現小溪流的終端為峭崖，下方對面為山林，溪的一邊為山峰的山坡，另一岸為樹林密布的山坡，山坡邊緣皆為百呎峭崖，此路不通，遂決定沿溪底重返掛傘的老樹，向與溪相反的圓石斜坡下行，多方的嘗試以求下山之道，料想不到下方為深坑，重返第一晚棲身之處，沿途到處尋找不到遺失的刀槍。夜至，躲坐在乾洞內過夜，抬頭仰望不見天日，耳中穩約聽到遠處傳來野獸的嘶吼聲，內心中充滿了焦慮與不安。

第三天，清晨再上溪岸巡視對岸山峰的山

坡，看到一農婦抱著幼童站在石塊上，喜極，立即登上山坡，但無人影，重返原地，再望山坡，農婦仍在，遂再度登山，僅樹林而已，此事一連發生兩次，我相信決非我眼花而是看的清清楚楚，莫非是孤魂野鬼嗎？想到此事中一陣發麻，又返回原地，因太疲乏而倒睡，醒後再望山坡，並無農婦（戰後據醫生的解釋，我因流血過多，神志不清，又渴望尋找人類而產生的錯覺幻象，並非鬼影）。

此時，發現對岸一黑洞，洞內有黑影在移動，時近黃昏，立即選擇距離峭崖十呎左右的小樹，背樹而坐，將近午夜，聽到附近的草叢中有動物走動的摩擦聲，嚇得我立即奮力爬上小樹的兩枝交叉點，此時背部感到一股熱流，我知道已結疤的傷口破裂，但無暇顧及此事，爲了阻嚇野獸的接近，我發出怒吼聲，大吼大叫，同時也爲自己壯膽，約兩小時後，雙腿麻痺，站不住了，不得不爬下來回到地面，心跳加速但向前方巡視。不久，看到兩個青光球，先後自山坡滾下而墮落峭崖，我以爲這就是古人所稱的「鬼火」，但發現身邊地上有少數螢光蟲互抱，頓悟青光球的產生，真是度日如年。

第四天，沿峭崖傾斜頂部下行是唯一的生路，而且野獸不敢接近，不久到達一較寬的溪流，左岸遍佈人高的枯草，終於看到了陽光，飽飲溪水後，脫下飛行靴裝滿溪水，進入左岸有刺的枯草區，見到草底部約有三呎高兩呎寬的小徑，立即彎身登山，希望身處高處，瞭望選擇下山的途徑，由於太陽曝曬的高溫與飲水用盡而無法忍受，遂仍沿峭崖頂部下行，當夜棲身在空身的老樹內，渡過最舒適的一夜。

第五天，步行不久，發現左方峭崖爲急斜坡所替代，將近午時，發現前方爲直角但寬約

六至七呎的岩壁，右爲急斜山坡，岩壁下十餘呎處爲相同寬度的平面岩石，長約二十餘呎，前方爲狹窄但可行的山坡，到此已無路可行，面臨絕境，唯有往下跳到下面小塊能落腳的岩石上。五日來，只有靠救生包那塊巧克力，體力也沒了，深恐跳下時滾動身驅而向左方的急斜坡墜落，苦惱地席地而坐，傷心失望，生命是否已到盡頭。

休息片刻振作起精神，經細心觀察下方岩壁的狀況，突然發現兩條樹根沿著右方的岩壁下垂至半空，此爲唯一的希望，立即緊握樹根慢慢往下降，雖然右肩臂劇痛背部又感到熱流（傷口再次的破裂），鮮血由濕透的連身飛行衣滲透到了飛行夾克外面，但安全著落，前行不久，發現前方爲較寬的中度斜坡，喜出望外，順利下行，將近午時，先後兩次遇到絕路的小石壁，深度約五至六呎，但前下方均爲廣闊的小斜坡，欣慰莫名，立即跳下，安全無恙，下行不久，發現右方爲寬闊的山坡，可見陽光，同時看到一高的香蕉樹，長了成串香蕉，喜極，以左肩依不同方向推動搖動，樹倒地後，才發現此巨型野蕉非常堅硬，以石擊破，空口味苦，失望之餘，當夜棲身在老樹的空身內。此時發現我皮夾克的右袖滿佈血漬，鮮血乃由肩部下流出，濕透襯衣、飛行衣再透過皮夾克而出現在外面。

第六天，吞下最後的一小塊巧克力，又兩天無水飲用，首次感到飢餓，步行不久，擇一草堆內休息，忽然聽到地面傳來摩擦聲，立即起身，見到一散髮赤裸，下身掛一小塊獸皮的野人，迎面而來，驚喜交集，又怕野人對我不利，立即以左手指腰的子彈帶，再作手槍狀，口發出「砰砰」聲，以阻嚇野人的攻擊，可惜看出他的表情驚慌，更勝於我，全身發抖（爾

後才領悟，我自己也好看不了多少，面部被枯草割傷而留下斑斑的血跡，全身髒亂，相反地，他也視我爲野人），我以各種語言表達均無用，遂以手勢表示下山食飯。也許他瞭解而突然向南步行，我緊跟於後，他的背上掛上一把完全生鏽的尖刀，當涉水渡河時，我發現他的右腰掛一草袋，裏面放著黃黃的玉蜀黍粒，立即伸手抓出一把晒乾的玉蜀黍，連吞三把，嚇了他一跳，但他也能領會到我的飢餓。我跟他後面走了兩個多小時，渡河後向東北前進走了十餘分鐘，他突然手指向一間以木柱支撐的草寮，我立即伏地視察前方有無敵人，十餘分鐘後確定沒有危險，我回頭欲向他表達救難之恩，但他已逃離無蹤（據悉，此草寮爲法軍哨站，附近數十公里以內，人煙絕跡，倘無野人的指引，我當絕命於野獸密集的野林內）。（未完待續）

註一：雖然名爲「水產航海學校」，但與水產無關，中國當年的船長都是我們這所學校畢業出來的。

註二：我掉下河時及站在高地上，沒有大聲呼叫救命，是我的失策或且是我的獨立自救的性格。倘我不爬上高地，背著灰白色的天空而站立，小電船的船員不可能找到我，真是幸運。

註三：法國維琪政府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佔領下的法國傀儡政府。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國侵佔巴黎後，以貝當爲首的法國政府向德國投降，一九四〇年七月政府所在地遷至法國中部的維琪（Vichy），故名。正式國號爲法蘭西國。統治大約五分之三的法蘭西領土。

註四：我對「黑色星期五」並無禁忌，當天我也沒有注意到我的飛機機身上的編號爲「〇一三」。